

三國演義



本古
三國演義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
| 第二回 | 張翼德怒鞭督郵 | 何國舅謀誅宦豎 |
| 第三回 |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 魏金珠李肅說呂布 |
| 第四回 | 廢漢帝陳留爲皇 | 謀董卓賊孟德獻刀 |
| 第五回 |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
| 第六回 | 焚金闕董卓行兇 | 匿玉璽孫堅背約 |
| 第七回 | 袁紹磐河戰公孫 | 孫堅跨江擊劉表 |
| 第八回 |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董卓大鬧鳳儀亭 |
| 第九回 |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
| 第十回 | 勤王室馬騰舉義 | 報父讎曹操興師 |
| 第十一回 |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 呂溫侯漢陽破曹操 |
| 第十二回 | 陶恭祖三讓徐州 | 曹孟德大戰呂布 |
| 第十三回 | 李傕郭汜大交兵 | 楊奉董承雙救駕 |
| 第十四回 |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
| 第十五回 | 太史慈酣關小霸王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
| 第十六回 | 呂奉先射戟轅門 | 曹孟德敗師渭水 |
| 第十七回 | 袁公路大起七軍 | 曹孟德會合三將 |
| 第十八回 | 賈文和料敵決勝 | 夏侯惇拔矢啖睛 |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第二十三回

關正平裸衣罵賊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損兵折將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卷二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白門樓呂布殞命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糧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單福新野遇英主

元直走馬薦諸葛

劉玄德三顧草廬

賤長江孫氏報仇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第四十八回

寧長江曹操賦詩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第五十七回

樂桑口臥龍弔喪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諸葛亮火燒新野

趙子龍單騎救主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孫權決計破曹操

羣英會蔣幹中計

獻密計黃蓋受刑

龐統巧授連環計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計取桂陽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朱陽縣鳳雛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書問韓遂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拔襄陽郡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棺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第七十九回

兄遺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代法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第八十三回

戰猇亭先主得勝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還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棄甯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紡斷髮聯曹休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斃陳倉武侯取勝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 | | | |
|-------|----------|----------|
| 第一百回 | 漢兵劫寨破曹真 | 武侯關陣辱仲達 |
| 第一百一回 | 出隴上諸葛妝神 | 奔劍閣張郃中計 |
| 第一百二回 |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
| 第一百三回 | 上方谷司馬受困 | 五丈原諸葛禱星 |
| 第一百四回 |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
| 第一百五回 | 武侯預伏錦囊計 | 魏主拆取承露盤 |
| 第一百六回 |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
| 第一百七回 | 魏主政歸司馬氏 | 姜維兵敗牛頭山 |
| 第一百八回 | 丁奉雪中奮短兵 | 孫峻席間施密計 |
| 第一百九回 | 困司馬漢將奇謀 | 廢曹芳魏家秉報 |
| 第一百十回 | 文鴛單騎退雄兵 | 姜維背水破大敵 |
| 第一百一回 |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 諸葛誕議討司馬昭 |
| 第一一二回 | 救壽春于詮死節 | 取長城伯約鑿兵 |
| 第一一三回 | 丁奉定計斬孫琳 | 姜維驍陣破鄧艾 |
| 第一一四回 | 曹髦驅車死南闕 | 姜維棄糧勝魏兵 |
| 第一一五回 | 詔班師後主信讒 | 託屯田姜維游說 |
| 第一一六回 | 鍾會分兵漢中道 | 武侯顯聖定軍山 |
| 第一一七回 | 鄧士載偷渡陰平 | 諸葛瞻戰死綿竹 |
| 第一一八回 | 哭祖廟一王死孝 | 入西川二士爭功 |
| 第一一九回 |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 再受禪依樣葫蘆 |
| 第一二〇回 |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

古本三國演義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鄧賢、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璋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然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吾兄弟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統嗟歎而退。却於劉璋歸寨，劉璋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聞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從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曰：「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涪成郡。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弟之命耶？」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府。」

自不足。乃顧小利，無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來。」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戴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錢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攔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槍棚，望吳船擲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諾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顧。」雲曰：「主母差矣。主人生一子，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慢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轉然

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靠近。周善在後艄挾住船，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讀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旛旗捕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同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勇世無雙。』」又有詩讚翼德曰：『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二人歡喜同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正商議間，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國，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跳水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却說曹操在許都，感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等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你道那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鉉璽圭璜。」侍中荀彧曰：「不

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沒無顏見漢君」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懷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探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場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鬱悶閉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遲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塙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徑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無臣下不尊王望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差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

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衝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云：「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人仁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與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用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同會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

翼乎。衆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與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逆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處，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與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知，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發盡，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

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閉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會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故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變了涪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璋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璋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璋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問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來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咎。劉璋再三拜問。紫虛遂令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璋。其文曰。左龍

右鳳飛入西川，離鳳墜地，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鼎。劉瑣又問曰：我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瑣又請問時，上人目合眉垂，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瑣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妄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瑣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割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瑣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瑣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攔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備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銜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顧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擲金鼓旗旛，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撤了。

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揪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前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卻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腳，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璋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入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今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璋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璋，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兄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雷超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璋張任接應，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涪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超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卻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

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牀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卻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義。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削爲徒隸。因以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議從何而來。義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義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義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義曰。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玄德即拜彭義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卻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回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義。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